

四十年譯事： 《西班牙浪人吟》vs.《吉普賽故事詩》



I AM 張淑英

I READ

El País / The New York Times /
Cuadernos Hispanoamericanos

現為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兼校長室特別顧問(2019-2022)。馬德里大學西班牙&拉丁美洲文學博士。2016年膺選西班牙皇家學院(RAE)外籍院士。2019年起為西班牙王室索利亞公爵基金會通訊委員。2011-2013 擔任臺灣大學文學院副院長，2013-2019 擔任臺灣大學國際長。

現為《英語島》定期撰文。學術專長為當代西班牙、拉丁美洲文學。近年專注旅行文學、流浪漢小說、殖民時期紀事、中西筆譯理論與實務等研究。中譯《世界圖繪》、「明日之書」繪本共四冊，《佩德羅·巴拉莫》、《杜瓦特家族》，西譯北島的《零度以上的風景》等十餘部作品。

西班牙最傑出詩人成名作摹本，限量再版

新春初始，西班牙最高的學術殿堂 -- 皇家學院(RAE)出版了二七年代(1927)名詩人*羅卡(Federico García Lorca, 1898-1936)知名的詩作Romancero gitano首印版的限量摹本。



Federico García Lorca

佛多里柯·賈西亞·羅卡(1898—1936)

西班牙傑出詩人、劇作家。除了以詩作Romancero gitano享譽國際，也曾出訪美國及古巴。在西班牙內戰時期反對法西斯主義，最後慘遭右翼叛軍殺害，作品主題廣泛，除了生老病死、情感、母性外，也有批評獨裁對弱勢者的欺壓、或者權利不對等下的貪婪亂象。

若「山不在高，有仙則名，水不在深，有龍則靈」，則不因楊牧只翻譯一本西語的《西班牙浪人吟》(Romancero gitano)而忽視，也不因是從英語轉譯而直覺判定失真或不足道而略(掠)過。1966年，《西班牙浪人吟》出版，楊牧臨近三十而立的年紀(時26)，面對三十年前西班牙內戰前夕遭暗殺的羅卡，以及後來流亡美國的二七年代詩人 - 佩德羅·薩里納斯(Pedro Salinas)和霍赫·基嚴(Jorge Guillén)；1984年詩人葉維廉曾撰祭文譯為「浩海·歸岸」) -- 他們除了在美國學術殿堂授課，其作品均為比較文學研究的範本；可想而知，兩年後(1968)，楊牧目睹歐美學運燎原的風暴，藉其詩作自然抒發知識分子的憤慨與血氣飄溢，何嘗不是呼應羅卡亡魂的堅執。

Romancero gitano首印板的臨摹本



從《西班牙浪人吟》之名到《吉普賽故事詩》， 羅卡風吹進台灣詩壇

2006年，因科技部的經典譯注計畫，羅卡這本詩集有了中譯《吉普賽故事詩》(陳南好譯)的新面貌，兩本中譯四十年相隔，我從一些活動、回應和文章判斷，楊牧對這本「西語直譯」的新譯和他自己的舊譯應十分在意(或看重)。同年11月9日新譯舉辦成果發表後，12月6日，聯副便刊登他的文章〈翻譯的事〉，似有想要解釋澄清他翻譯《西班牙浪人吟》的心路歷程。

如今詩人(斯人)已去，我們沒有詩人的聲音回應，可以如何審視這本譯作？如果沒有戴望舒更早先翻譯過羅卡，可能不會觸動《西班牙浪人吟》的誕生，或許也沒有《吉普賽故事詩》的翻譯誘因，這是楊牧的播種、連結與貢獻，啟發學界對西語的重視；如果沒有《西班牙浪人吟》的火花，就沒有楊牧和痖弦等若干羅卡詩風的詩作。如果沒有《西班牙浪人吟》，台灣文學討論台灣詩壇接受西方的影響與縱、橫的移植時，就只會遙望英、美、日，而忘卻西班牙(而在當時，也是影響英美日的主流之一)；楊牧的〈有人問我公理與正

義的問題〉、〈孤獨〉、〈野櫻〉；痖弦的〈西班牙〉、〈如歌的行板〉等幾首詩，我「私心」的偏袒(加上詩人的自白)，它們讀來，是如此明顯的羅卡風擬仿。



西班牙浪人吟



吉普賽故事詩

羅卡擅用「聽覺」寫詩

《西班牙浪人吟》或《吉普賽故事詩》，點出了安達魯西亞的民風、文化元素與主角：吉普賽人的流浪宿命，而這宿命儼然幻化成安達魯西亞的祭壇(標幟或圖騰)。女人的悲和男人的被動，女人的具體和男人的無形。十八首詩以八音節的民謡風書寫成詩，可「歌」可「泣」，可「吟」可「說」。具象十足，抽象有餘，意象豐富多變：鏡子是家、是定居；月亮是痛苦、死亡、是希望，也是情色；流動的水是生命，停滯就死亡；鑄鐵物是吉普賽人的生死維繫；綠色(從浪漫主義開始)就綿延成為西班牙詩人擅用的死亡象徵；美麗的玫瑰恆常變成血淋淋的鮮血符號。

羅卡寫詩的五大特色：隱喻、擬人化、對比、重複疊句、以及聽覺。前四種應是所有寫詩人必備的技巧，而聽覺，則非一般。楊牧說：「心裡有聲音時，耳朵會嗡嗡地響。這時詩人要把耳朵調好音，讓耳朵指揮你的手，寫出詩句。」實為與羅卡的擬聲用法異曲同工。羅卡的Romancero gitano像在講故事，所以用"romance" (民謡詩，故事詩)為名，但是每一則故事都是 in medias res (拉丁文，從中段開始之意)，也是「中斷」後開始。吟誦第一句詩，彷彿前面有未竟的情節，讀完最後一句詩，彷彿待續般未解。

文學無國界，楊牧、羅卡詩作皆值得敬仰

再閱讀台灣現代詩人的作品以及西班牙二七年代的詩人，西班牙學者將葉維廉的詩和霍赫·基嚴的詩作比較研究(1994，羅卡基金會學報)，楊牧的詩，自然也可以和羅卡的詩比較研究。台灣文學的觸角可以延伸的更寬廣，可以跳躍海島之外。